

吴元喜 著

# 侠义风尘录

下



侠义风尘传(下) XIAYIFENGCHENZHUAN 吴元喜 著

责任编辑: 刘德来

封面设计、插图: 黄 莺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75印张 2 插页 223 000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02 号)

1988年 5 月第 1 版 1988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: 1—147 60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ISBN 7-5387-0082-X/I·79 定价: 2.7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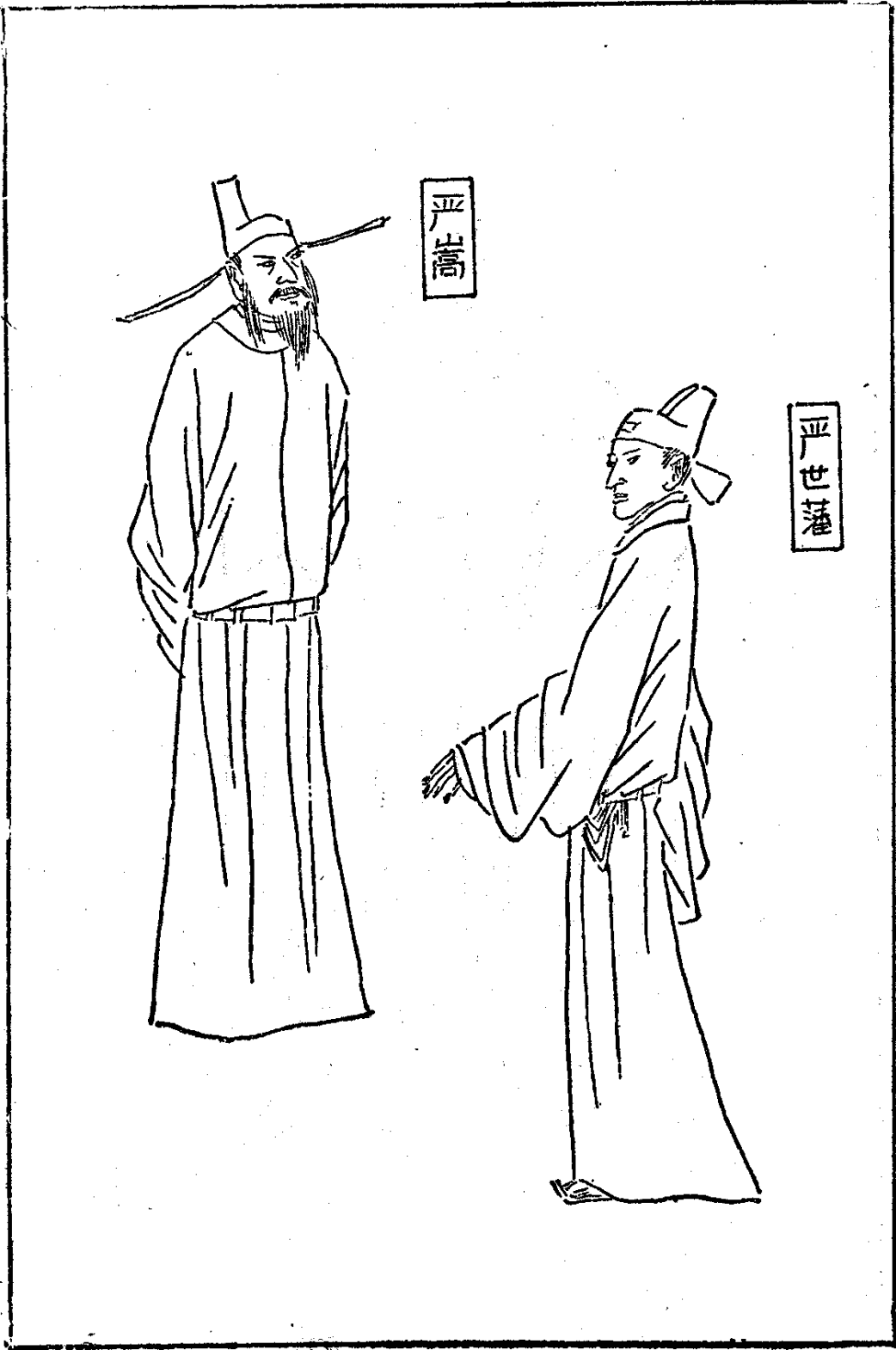


刘烈贞

薛斌







高平

魏世

## 目 录

(下)

-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四十八回 | 丁玉倩奔走天涯 | 百圣手夜访秦庄 | ……(697) |
| 第四十九回 | 徐伯卿奉旨阅边 | 潼关营大显军威 | ……(711) |
| 第五十回  | 汪六奉命请法师 | 李全初识钱小雨 | ……(726) |
| 第五十一回 | 银花岭难女诉苦 | 大帅府钦差借兵 | ……(738) |
| 第五十二回 | 邓光兆鏢打恶徒 | 罗正奇暗透机密 | ……(754) |
| 第五十三回 | 严九儒惑众被斩 | 军威堂舌战将帅 | ……(769) |
| 第五十四回 | 入云鹤剑刺雷荣 | 二游击鼓动哗变 | ……(784) |
| 第五十五回 | 陈洪阵前诛二将 | 花郎夜宿苦竹山 | ……(798) |
| 第五十六回 | 刘烈贞款待英雄 | 李勇芳火烧粮台 | ……(813) |
| 第五十七回 | 燕雪秋血染粮营 | 白骨岭冤魂认亲 | ……(826) |
| 第五十八回 | 施小华艺惊女侠 | 刘知县以怨报德 | ……(840) |
| 第五十九回 | 孟平康夜审庄主 | 薛参将礼遇花郎 | ……(857) |
| 第六十回  | 老将陈诉汗马功 | 侍卫意外见鸳鸯 | ……(874) |
| 第六十一回 | 高文榜邂逅肖云 | 施巧计女侠出山 | ……(890) |
| 第六十二回 | 破镜重圆泪潸潸 | 将军美酒敬英雄 | ……(905) |
| 第六十三回 | 无头尸惊飞山猴 | 群杰夜奔莲花池 | ……(921) |
| 第六十四回 | 花郎凉桥见皇犯 | 郭容醉游春乐园 | ……(938) |

第六十五回	赏金花石灿分尸	秉旨意处斩叛逆……	(953)
第六十六回	圣手镖客中毒镖	飞云隐士扑烈火……	(968)
第六十七回	游子回乡跪故土	花郎京郊赠路资……	(983)
第六十八回	御史上疏肃奸党	权奸末日天下乐……	(998)
第六十九回	侠义夫妻双赠银	热血题词谢群英……	(1014)
后 记	.....		(1032)



## 第四十八回 丁玉倩奔走天涯 百圣手夜访秦庄

白志霄听了罗正奇之言，暗暗吃惊，只得答道：“小爷有所不知，那日擂台上死了个姓丁的，他有个妹子名叫丁玉倩，要找百缘和尚报仇，行至林中险些被两个淫贼暗算，是我杀了二贼救下姑娘。正在那时，姑娘的大兄长到了林中，他们兄妹见面后，我就转回蒲家寨了。”“啊……原来是这么回事！好吧，我走了。”罗正奇离开了龙王庙。

且表肖云、李亮、潘双，自与蒲家寨的人分手后，不便在大坝久停，混在散走的人群内，行至背着大坝的一座林边坐下歇息。李亮显得有些焦急不安的朝肖云问道：“肖爷，罗正奇靠得住吗？”“靠得住，他是个侠肝义胆的好兄弟，照他所说的在什么龙王庙约见白志霄，这事何等紧要？岂会草草了之，说不定这时他正在找那三人哩！”肖云安慰了李亮一番，又看看四周的山势，朝着李亮说道：“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候，到罗正奇说的有座小石桥的地方等他，走吧。”三人离开林边，肖爷行前，绕着走了一段路从一座小松林内穿出，见前不远有座小石桥，只听肖云说道：“就在这里，

不见不散。”三人就在小石桥附近寻一地方坐下等候着。过了好一阵工夫，眼看天色就要黑尽了，不用说李亮心中着急，就是肖云也在犯疑：莫非罗正奇未曾找着三人？可也得来回个信呀……正在此时，忽听潘双叫道：“师叔，你看！”肖云顺着潘双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见前面黄泥道上一个人影，朝着小石桥快速奔来……临近时一看，正是罗正奇。“潘双，你去把他叫到这里来。”“是。”潘双去不多时，把罗正奇领到了肖云、李亮身前，只听小爷说道：“肖爷、李庄主久等了！”“哈哈，你再不来呀，可要把李庄主急坏了。见着他三人了吗？”“见到了，我把他们领到那庙里，白公子听说李庄主到了，恨不得立即就能见面。我担心发生意外之事，只得挨到天黑。呃，肖爷，早时在酒棚内我曾给你老谈过，白公子昨晚上大约作了什么事，今日早起精神不振。在庙前分手时我问他，果然是那样，在擂台上被打死的那个姓丁的，有个妹子名叫丁玉倩……”肖云听罗正奇说出了白志霄林中救人的那段经过后，稍微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小爷，我们何时到那庙里去？”“天已黑尽了，这就走！”

四人来到龙王庙，在庙外四周看了一阵，才走进庙内。罗正奇先与潘双答话，有意让白志霄三人听见，以便出来相见。可过了一些时候，却不见三人出面。罗正奇只得低声呼道：“白公子！刘爷，李爷！李庄主同肖爷、潘双到了！”连呼数遍，仍不见三人出来。四人找遍了小小的龙王庙内大小角落，哪曾得见三人踪影！罗正奇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口中直埋怨三人言而无信。

肖爷见此情景，朝罗正奇说道：“小爷，此事焉能怪你？”

也不能怪白公子言而无信，可要体谅他三人的处境。”“说来倒是这样，只是让我们跑了冤枉路。”“唉——”李亮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空走一趟却是小事，就怕的是侠义府的老爷们已经来过了。”肖云忙道：“李庄主休得多虑，德义村离此约二十里之遥，消息再灵通也没有这样快。”“嘻嘻，肖爷说得有理，依我看呀，白公子倒是想等着我们来见上一面，可刘浪、李勇芳心里却是虚的，一定是我走以后，二人把白公子强劝离开。”李亮微微点了点头，可仍未全信：“唉！他三人竟如此胆小？”“嘻嘻，李庄主，他三人可不能与我们相比呀！侠义府的老爷们，见着我们几人，不用说盛情相待，就凭那股亲热劲也非同寻常呀！要是见了他三人就不同了，见着就要抓，抓着就要打牙祭。嘻嘻嘻嘻！”“啊！……”李亮被罗正奇这一番半真半假、信口开河的话，吓得半信半疑。

肖云早已从潘双口内，得知白志霄与这位金龙渡的庄主情同手足，见李亮被罗正奇说得不知所措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忙朝李亮说道：“李爷为了白志霄公子之事，何须如此忧虑。此离德义村不很远，我们连夜赶到那里去拜望众家护卫老爷，也可探听他三人的下落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“肖爷之言，正合我意！”“立刻起身，呃，小爷，你呢？”“为了不使蒲家寨那一帮子朋友犯疑，我还得转回蒲家寨去。肖爷到了秦庄，见了李侍卫他们，就说罗正奇多多拜问！”“哈哈，小爷呀！看来在你的眼目内，那几起人都有可交往之处！”“嘻嘻，我心中有数！嘻嘻……”

几人商量停妥，罗正奇转回蒲家寨，肖云三人连夜赶路

直奔德义村。

李全一行人回到德义村后，先把董强、晁通及众快役打发回济南府衙，然后各自回房歇息了一阵，直到用过晚膳，方雪萍、燕雪秋、秦俊三人来到李全房中。只听方雪萍先说道：“老兄弟，丁玉倩小姐又不在庄中了！”“又走了！怎不早说？”“我们都是一同乘马回庄来的，进庄后各自回房梳洗更衣，待到用晚膳时，却未看见她，四下找了一阵没有找着，只好告诉了丁大爷。他闻听后十分焦急，并叫我们不要告诉你，说是你今日打擂已够劳苦了，还说不要告诉其他人，以免给大众增添累赘。丁大爷说过后就出了秦庄去找了小姐，直到此时还未转来，特来告诉你呀！”“啊！丁玉倩有她难言的苦衷。今晨丁爷回庄，言语支吾，口中的话没有说尽，莫非因林中之事引起她与他……”李全说到此处，再不往下说了。姑娘们都很心急，都望他把下面的话说个清楚。燕雪秋朝方雪萍努了努嘴，方雪萍点头会意，随即说道：“兄弟，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房中就是愚嫂同她二人，你还信不过吗？”“盟嫂，非是小弟欲言又忍，这、这只是小弟的猜测而已。何况此事关系重大，实不便明言。”“啊……”方雪萍深知这位盟兄弟的性情，见他如此为难也就不便追问了。可燕雪秋却不然，只见她努起嘴儿说道：“今天的李老爷架子才高呀！眼里就是瞧不起我们女孩儿家，什么事都瞒着我们。其实呀，哼！什么事我都知道，见你一天忙这忙那，又要对付那位地罗汉，才没有来打搅你！”“你看你说起话来无个休止，哈哈，既然你知道，那就讲出来听听究竟是什么事？”“哼，你料我说不出？施老弟什么话都讲了，

你们口中提到的皇家要，就是皇犯白志霄。”“这：……”

李全闻听燕雪秋之言，感到有些诧异：她怎么知道这件事？再问问她下面的事。“哈哈，你知道的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点小事罢了！”“哼，还多着哩！丁玉倩小姐要去替丁二爷报仇，在林中险些被歹人暗算，正是白志霄杀了两个淫贼，才救下了姑娘。丁小姐不用说把白志霄当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！你们男娃儿不知女孩儿的心，尤其象你这样的铁石心肠，更不会体贴我们。丁小姐在那样的情景下，加上丁大爷也赶到了，她一定为了报答白志霄的救命之恩，把自己的……”“呃，说下去呀！”“哼，跟你学的，说半截话。”这一来，可把几人都逗乐了。李全心里在想：这事儿只有戴爷、邓爷、徐哥及我，作过这样的推测，可燕雪秋却道是施小华告诉她的，这施小华又是在何时偷听去的呢？正在此时，施小华从客堂来到了房内。刚进门一瞧，见几位姑娘俱在此，忙道：“哟哟！好热闹呀！”“师弟到此为了何事？”“戴爷他们叫我来告诉你，丁家兄妹直到此时俱未转回秦庄，分派人出去找也没有找着。”“这次离去不比前番，恐怕不容易找到，丁大爷也许还会转来辞行。”“师兄说得有理！”施小华说罢欲往外走，却被李全叫住问道：“你对燕雪秋她们说过些什么？”“哎呀，师兄，我一天忙正事都忙不了，哪有心思和她们一道叽叽喳喳的，哈哈……”几人见施小华装模作样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俱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燕雪秋瞪了施小华一眼，不服气的说道：“哼，吊颈鬼上香火，还在假充正神哩！”“哈哈，雪秋姐姐这张嘴真厉害，我担心师兄今后的日子怎样过啊！”话音刚落，更把方雪萍同秦俊笑

个不停。

李全被这位说话无把拦，非常淘气的师弟弄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把话岔开，声严厉色地说道：“师弟，今晚房中没有外人，我可再次叮嘱你，有关黄家耀之事，彼此知道埋在心头就是了，不能经常挂在口边，万一说顺口了，日后转回京都漏风出去，要是传入严府耳内，对我们则为不利，你懂吗？”“嘿嘿，师兄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！”“好了，我们同到客堂去看看。”五人出了房门，朝着客堂走去。

丁玉倩的再次出走，使丁大寿忧心如焚，沿着通往大坝的路紧追了一程。何曾得见妹妹的踪影？他哪知道丁玉倩为了能解脱心中的沉痛，这次从秦庄出来根本不是走的蒲家寨方向。

丁大寿心情忧郁，慢慢地朝秦庄走着。此时已月上树梢，前面路途隐约可见，抬头朝前望去，忽见有三道人影迎面而来，忙把身子朝路边让开，当来人临近时，才认出是邓光兆、沈异、施小华。丁大寿连忙叫道：“三位请留步！”

“呵！却原是丁爷！”“三位意欲何往？”“丁爷兄妹出走，大众放心不下，适才又在客堂商量，我三人前来找你，幸好在这里碰上。令妹呢？”“唉！不知她到何方去了？这大坝方向无人。”邓光兆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丁爷，看来今晚要找到令妹是不行了，不知回到庄中再作计较。”“谨遵邓爷吩咐。”

四人回到秦庄客堂时，除了李全、戴英、秦八爷、方贤公、徐小飞几人外，其余之人俱已回房歇宿。大众见丁大寿这番神情，无不替他感到忧虑，但听他说道：“众位爷们，

在下知道你们有公事在身，不能在这里久住了。今晚借此向众位作别，明日一早即便登程去寻找妹妹。”邓光兆问道：“分手之后丁爷意欲何往？”“先到蒲家寨去打听一下！”“蒲家寨？丁爷，依我看来，丁小姐不会去蒲家寨的，那里人多势大，何况小姐已犯过一次风险，她去岂不是自讨苦吃？”“她、也许会去……”丁大寿说出了这一句，好象感到有些失言，低下头去默不作声。

徐小飞看着李全，二人眼光一碰，各自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只听李全说道：“小弟已看出丁爷怀有心事未曾说明。夜已深了，有话明日再叙，回房歇息吧！”说罢，大众起身出了客堂。

李全同戴英、邓光兆，把丁大寿送回房中后，又复身至客堂坐下，李全说道：“白日在大坝人群中走时，罗正奇对我说肖云今夜要来秦庄，这般时候还未到来，我们再等一下。不知戴爷意下如何！”“老弟说了就是，门上留有人吗？”“两名庄客。”三人谈了一阵，忽听客堂外脚步声响，一名庄客来到客堂：“禀众位老爷，庄外来了三位客人，一人姓肖、一人姓李、另一人姓潘，口称特来拜望众家护卫老爷，现在庄门外候着。”“好，你去把后面客室点上烛火，我们自去迎接。”庄客走后，李全、戴英、邓光兆连忙出了客堂，径直到得庄门把三人迎到了客室。

六人分宾主落座，各自道了名姓，见礼已毕，但见潘双走上前去至李全身前跪下：“潘双给李爷叩头请安！”李全忙将潘双扶起，又见他给戴英、邓光兆各自叩了三个头才退回原处坐下。此时只听李全说道：“宗兄，想昔日小燕山一

别，小弟回京之后望穿秋水哟！料定你必往京中一游，焉知难见尊驾，谁料到今夜在这秦庄倒还相见了，哈哈……”

“自李爷回京后，在下家中事儿颇多，身受牵挂难以成行。后闻济南摆设大擂，特地单身一人出外散散愁肠。今夜能见到李爷同二位老爷，实乃李亮之幸！”肖云见李全言谈举止平易近人，心中暗自钦佩不已。

这时候，邓光兆站起身来抱礼说道：“请几位闲坐片刻，我到厨下去叫人弄点酒菜来，咱们边饮酒边拉话儿岂不更妙！”“哈哈，倒是邓爷想得周到。顺便给厨中之人说一下，叫他们不可声张惊动大众，明日再见不迟。今晚上我们得与肖爷、宗兄好好的摆谈一番。”“好，我就去。”邓光兆去至厨下吩咐过后回到了客室，一名庄客随即献上茶来。此时又听李全说道：“肖爷略施小技，解了施护卫之危，我等可感激不尽呀！”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理应为之呀！”

“白日碰着罗正奇小爷，他给我谈了几位之事，本想立即拜见，奈大擂事情未了。回到秦庄后专盼几位驾临，果然盼到了。”李全说罢，又听戴爷说道：“那罗正奇倒是个很有趣的朋友，肖爷未约他一同前来？”“哈哈，他现在蒲家寨内进出，不便与我等前来。要我见着众位老爷替他多多拜问！”

“这小爷真够义气！”几人又谈了一阵话，厨下送来了酒菜，李全提起壶来给每人斟上一杯，道了一声请，各自一饮而干。又见戴英执壶斟酒，一旁的李全说道：“肖爷以前就认识罗正奇？”“不认识，他与潘双相识在先，这次来观擂才初次见面。提到这潘双，还得多多感谢李侍卫及众位老爷，手下留情免去了他的死罪。那件事只怪我当初过分相信



李祥然，险些把这条小性命断送了！”“是呀，常言道人心难猜。那小燕山的白志霄，原本多好的一位少庄主！把李祥然、刘浪等人视为知己，待如上宾。可到后来却被害得家破人亡。白志霄身落皇犯之名，饱受流离失所之苦，这段情由也许潘双告诉了肖爷。”“潘双倒对我讲过不少，我在外也听说了一些。李侍卫乃奉旨承办此案，对大内与徐阁老的意思也许知道一二。那位风流秀士有朝一日身落法网，定死无疑了么？”“这……肖爷，这话叫我怎样答对呢？白志霄作案之时，御更夫同巡兵虽非他所杀，可就凭盗走龙骨扇一事则罪不容诛！他逃出小燕山地面后倒也作下不少好事。现在兵部效力的宗大人，赶考时路过文兴镇，丢失了行李马匹，又身患重病在床，主仆束手无策万分焦急之际，是白志霄动了恻隐之心，赠了三十两银子方解主仆燃眉之急，这乃一回事。在此之前，与他同行的李勇芳与刘浪，这两个怙恶不悛之徒，要到宝成府地面的杨庄报复杨啸峰一家。杨啸峰乃一正大之人，与我等相识并交情不薄。正因如此，二贼怀恨在心。那晚的一场恶斗，白志霄一直没有参手，对贤德的老杨母倒动了敬老之意。要是白志霄助纣为虐，杨庄主一家性命难保。刘浪的右臂就是那晚上断在施小华刀下，逼得那李勇芳也只得在施小华手下赌咒发誓撒谎而逃。这也算得上一件大好事呀！就在这前几日，丁二虎上擂台丢了性命，丁玉倩小姐一心替兄报仇，孤身一人险些被恶徒所害，正在紧要时刻，也是这位白志霄剑诛双贼救了姑娘。世人常说：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忠孝先！白志霄见色不淫君子之体，怎奈他铸成大错忠孝有亏。肖爷，小弟之言当否？”“李侍卫对白志霄的所作